

古人真会玩啊!

如今，即便足不出户，人们也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可供选择。那么，在物质生活远没有当今丰富的古代，人们又是如何进行娱乐消遣的呢？其实，古人对于玩乐，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，当时的娱乐消遣，一点不比现代人少：投壶、捶丸、马球、蹴鞠等，形式多样，趣味横生。不仅是达官贵人喜欢，在民间也有众多追随者。这些游戏，有的延续了数千年，涌现出一批“高手”，有的游戏还发展成当今的体育运动，有的游戏因为具有“赌博”性质，逐渐被历史淘汰。

历朝历代都有投壶高手

投壶，亦称射壶，最早由西周时期的射礼演变而来。射礼，为西周“六礼”之一。当时，射箭是贵族男子必备的六艺之一，也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与生存手段之一。

射礼，以射箭为重点，融合了选拔、竞技、礼乐、宴宾、致礼等内容，形成了固定的礼仪。由于行射礼在一定程度上有借此观察双方对军事训练的重视程度，“耀武扬威”的色彩过于明显，与宾主交欢的氛围不甚协调，且有时室内场地也不太允许大规模地行射礼，后来人们就用投壶代替弯弓，依照礼节，伴着古雅的音乐，用壶代箭靶，以手投箭入壶。

投壶比赛时，主宾双方站在离壶五至九尺距离的地方，依次把箭矢投向壶口，动作要和古乐节奏相和。每投进一矢，由“司射”给投中者放上一“算”，即计分。每人四矢投完，为一局，“司射”要为胜者在计分桶前“立一马”作为得分标记。比赛共三局，两胜者为胜方，负方须饮酒作罚。可见，投壶是一种讲究礼节的的活动，它是宴饮时必备的一种正规礼仪和高雅娱乐，流行于上层贵族社会。

后来，投壶也在民间流行起来。

历史记载中，历朝历代都涌现出一批高准度、花样令人瞠目结舌的“明星”投手。如《西京杂记》说，汉武帝时有一个郭舍人善投壶，可以“一矢百余反”，也就是说连投百余次不中断。

魏晋时期，投壶的设备——壶有了极大改进，如在壶口两旁增添两耳，由此使投壶增添了许多花式，有“依耳”“贯耳”“倒耳”“连中”“全壶”等名目。成书于南北朝的《颜氏家训》记录了当时投壶的新鲜玩法和绝技。比如，原来的投壶是在壶中装满红小豆，使投入的箭杆不会跃出。当时不在壶中装红小豆，这样箭杆就能跃出，人们抓住重新投掷，这便衍生出“倚竿、带剑、狼毫、豹尾”等玩法，“其尤妙者，有莲花骠”。“莲花骠”，就是射入壶口中的箭弹出后又准确落入耳中，连射五箭，五箭全部反弹后落入五个耳孔中，箭杆成莲花瓣形展开。

隋唐时期，投壶游戏兴盛，这在很多诗歌中都有记载，李白在《梁甫吟》中说，“帝旁投壶多玉女，三十大笑开电光”。

宋元时期，投壶在士大夫中盛行。

明代，投壶随着社会发展日益繁盛。万历年间诸生侯璠的《壶谱奏矢》称，当时的投法有140种之多。明代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记录了一个叫苏乐壶的人，投壶技术高超，被人称为“投

壶绝”。苏乐壶能背身投壶，还能用三支箭矢同时向三个壶投射不失手。

清代，仍有一些王公贵族和文人雅士对投壶乐此不疲。

“带血”的六博棋

除了投壶，同样流传甚广的还有六博棋。它又叫博戏、陆博。六博棋在春秋战国以前就已出现，并广受欢迎。在当时，它与投壶并称。

六博棋以吃子为胜，是象棋、国际象棋的鼻祖，它是模仿兵制与兵士训练演变而来，是古代一种雅俗共赏、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。上至宫廷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皆乐于此道。

六博棋由棋子、博箸和博局（棋盘）三种器具组成。每方六子，比赛时“投六箸行六棋”，互相进攻逼迫，置对方于死地。六博棋最初是带有竞赛性质的棋类游戏，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赌博手段。历史上与六博棋相关的故事，多少带着冲动与血腥。

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中记载了周庄王十五年（公元前682年）宋国的一起血案：大将军南宫长万（也称南宫万）竟用六博棋盘打死了国君宋闵公。

南宫长万是宋国勇士，武功盖世，立功不少。公元前685年夏，齐宋联军共讨鲁国，齐宋联军惨败，南宫长万被俘。经周天子斡旋，齐鲁宋和好，释放南宫长万。秋天，南宫长万陪同宋闵公打猎。同行的宫人请求闵公令南宫长万表演绝技：掷戟于空中，高数丈，徒手相接。南宫长万耍了几把，大家夸赞不已。宋闵公命人取来博局与南宫长万玩，以大金斗盛酒为罚。南宫长万不擅长六博棋，连输五局，连喝五碗酒，非要再赌。宋闵公语带双关地说：“你是常败将军，怎么还敢和寡人争胜？”这时有人报周庄王死了，周僖王即位，要遣使吊贺。南宫长万毛遂自荐，宋闵公讥笑道：“就算我宋国无人，也不至于让一个俘囚当使臣。”南宫长万恼羞成怒，抡起六博棋盘把宋闵公打死。

后世，人们似乎忘了吸取教训，六博棋在愈发流行的同时，也愈发容易挑动人的神经。历史上熟知的“七国之乱”，追根溯源似乎与六博棋有关。

汉朝的帝王，从汉文帝到汉宣帝都是六博棋的粉丝。汉文帝时，吴王刘濞常派儿子刘贤到长安联络感情。有一年刘贤到了长安，汉文帝派太子刘启和刘贤边喝酒边玩六博。两人因争棋道发生争执，刘启用棋盘打死了刘贤。吴王刘濞很生气。汉景帝登基后，刘濞联合楚、赵诸王以“清君侧”为名起兵造反，是为“七国之乱”。

后来在班固等文人雅士的倡导

下，围棋逐渐兴盛，六博棋渐渐失去群众基础。晋代以后，六博棋基本淡出人们的视野。

射覆由占卜游戏发展成酒令

古代，在六博棋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樗蒲（也作擲蒲）非常盛行，类似后来的掷骰子。樗蒲在汉代就有，晋时盛行。与六博棋类似的还有握槊。槊，指棋子或棋盘，握槊就是掷骰子行棋定输赢，相传这个游戏是北朝魏宣武帝时从西域传来的“胡戏”，后流行于宫廷。

唐代文学家张说曾在《赠崔二安平公乐世词》写道：“十五红妆侍绮楼，朝承握槊夜藏钩”。诗里还提到了另一种游戏：藏钩。这个猜物游戏有个来历：钩弋夫人出生时手握拳伸不开，见到汉武帝才伸开，里面握着一个钩子，后来演化成藏钩之戏。游戏很简单，就是让人在手里藏一个钩子，大家猜钩子藏在谁手里。唐代时这个游戏非常流行。

唐代酒席上流行一种叫射覆的劝酒游戏：先将一物品或写有字的纸条藏在倒扣的杯碟中，念出一段隐语让人猜，猜不中罚酒。射覆作为酒令，持续到明清，游戏要求参与者肚子里装满典故和诗词，方能应付得来。

其实，射覆游戏早已有之，只不过当时是用丝巾等覆盖东西让人猜，所藏之物多为生活用品。猜的人，可根据器物的形状起卦，也可根据时间起卦，还可根据字或几句话的含义起卦，然后进行猜测。它是集卦术与趣味于一体的游戏。从汉代以来，帝王将相、文人雅士，都爱玩射覆游戏。

古代的高尔夫运动“捶丸”

捶丸，在宋代是非常流行的。“捶”即击打，“丸”即小球。就是用球杖击球入穴，玩法与高尔夫运动相似。捶丸的前身可能是唐代马球中的步打球（类似现代曲棍球）。唐初，马球传入中原，成为上流社会流行的竞技活动。因马匹昂贵与场地受限等原因，中晚唐出现了“步打球”，不再骑在马上击球，但保留了马球的规则与用具，在地面上徒步以杖击球入门计胜负。

北宋在步打球的基础上，变球门为球窝，使之更不受地形限制，发展出“捶丸”。据成书于元代的《丸经》记载，宋徽宗、金章宗皆爱捶丸。



宋代的《蕉荫击球图》(资料图片)

在宋代，女子

也玩捶丸。宋人魏

泰《东轩笔录》记载，一位叫钟离的县令嫁女儿时，买了一个婢女陪嫁。一天，婢女手执箕扫扫地，注视着地下凹陷处哭着说：“幼时我父于此，穴地为球窝，导我戏剧，岁久矣，两窠处未改也。”钟离询问姑娘来历，她说她是县令的女儿，后家道中落被卖为婢，看着地上凹陷处，想起玩捶丸，可见当时捶丸的盛行。

当时连小孩子都喜欢这个游戏。小孩子玩捶丸时，由于体能有限，只能玩小规模的游戏，捶丸在孩子们手中变成了“角球”。宋代的《蕉荫击球图》就描摹两小儿在芭蕉绿荫下击角球情景。

赛马和马术由来已久

赛马也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游乐项目，古代称“驰逐”。春秋战国时，赛马和马术活动已形成。

汉代，宫廷盛行赛马。汉武帝热衷赛马，常举行赛马活动。赛马之外，还形成了以骑术为基础的马上技艺，如骑手在马上做造型，或进行高难度的骑射，或百骑争先，竞相夺标等。

唐代的赛马与马术兴盛，自唐太宗开始就将马术列为军事训练的科目。同时，像击鞠（马球）一类的游乐也盛行于军旅和宫廷之中。宋代，马术技艺更成熟，曾有人为皇帝表演立马、跳马及在马上倒立、镫里藏身等多种马上功夫。

元代，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，就有走马、走驼之类的活动。定鼎大都之后，为中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游牧文化。每年春季，皇帝带领皇族和文武大臣，前往草原城市上都，秋季后返回大都驻冬。每当六月吉日，王公贵族们要上京举行“诈马”，即赛马。这在当时是一项“国家级”的赛事，为期三天。与此同时，大都城内也开展民间赛马活动。

清代，北京城中不同时间在不同地点举行跑马比赛：正月多在白云观和安定门、德胜门外，二月在太阳宫，三月在蟠桃宫，六月在先农坛，七月在黄寺，八月在广安门外，九月在钓鱼台，十月以后天气转凉，赛马停止。

除传统的赛马外，清末北京城出现了一种“赛马会”的西式赛马活动。“赛马会”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